

“导弹之叔”萧卡的风云历程(2) ◆ 陈正卿



■“红旗一号”导弹雄姿

“双水内冷”发电机的研制过程,真正体现了通力协作、艰苦奋斗的精神。转子通水的空芯导线是弄堂小厂——协昌无缝钢管厂,用一只土熔炉、一台穿孔机和几台拉伸机解决的。转子导线震动渗水难题,是请汽车修理厂老师傅帮忙攻关的。经过100多天日夜奋战,17次设计大修改,90多次试验,上海和外地数不清的单位协作支援,当年10月27日,既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台12000千瓦“双水内冷”发电机诞生了。

在将这一喜讯报告市委领导之前,萧卡反复追问技术负责人:“是否绝对安全?”他在得到再一次的肯定回答后,才拨通了给市委领导的电话。这台发电机要送往南市发电厂合并发电,华东电力局负责人有些担忧,柯庆施亲自打电话做工作:“安全保证没有问题,发电若有毛病,厂里会帮你们修的。”发电机送往南市发电厂时,一路上披红挂绿。《解放日报》为此专门在头版套红,报道中有这样的豪言壮语:“外国有的,我们要有,外国没有的,我们也要有!”萧卡说,这是刘少奇亲自批准见报的。

对于这台发电机,后来有些议论。萧卡说,第一台运转几十天后发现了毛病,于是换了第二台,比较正常了。第一台经过检修,于1959年9月重新安装,也使用到了设计规定的年限。1958年12月,列宁格勒国际电机技术会议通过决议,正式写入中国首创这项技术。1960年2月,国务院发文批准广泛采用“双水内冷”发电机。因此,这是货真价实的“中国第一”。

执掌仪表电讯,研制“红旗一号”

1958年9月,“双水内冷”发电机攻关正在紧锣密鼓之时,上海市委又任命萧卡为市电机局首任局长,负责全市电机工业的规划。当时,一项新技术正在全球迅速崛起,这就是无线电仪表工业。仅隔一年多,1959年12月,市里再度任命萧卡为市仪表电讯工业局首任局长。

新组建的仪表电讯局,基础更差。偌大的上海没有几家像样的仪表厂,以前的无线电行都是作坊式的,只能在弄堂里配装配装。首先是要解决厂房困难。当时,外滩有不少外国银行撤走了,一些纺织、卷烟厂也因外汇紧缺,没有进口原料而停产。这栋闲置的大楼、厂房一时“名花无主”,萧卡就去找市领导游说,介绍苏联战时改民用工厂为兵工厂的历史经验。柯庆施同意拨出一部分老大楼和厂房给仪表电讯局,同时也批了一些资金,在漕河泾、虹口四达路等处建新厂。上海仪表电讯局后来发展很快,迅速成为国内该行业中的第一大局。

市委领导调萧卡去组建仪表电讯局,自有深远考虑。当年邓小平、李富春和聂荣臻元帅来上海时都曾关照,上海要优先发展仪表电讯工业,努力为国防服务。上海市委表示坚决落实中央指示精神。所以,萧卡就任新局长刚三个月,北京的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就带着无线电局、导弹局几个副局长来上海。他们会晤了萧卡,商谈了合作研制几类导弹的计划。这时,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还特意找萧卡去,询问研制导弹的可能性。萧卡认真思考后回答,这项技术对上海来说也是空白,确实有难度,但他相信可以搞出来,因为上海的

科技基础还是领先全国的。

此后,市委就派萧卡带一批技术干部,到北京等一些研制导弹的单位去考察。其间,萧卡等人得知中苏关系完全破裂,苏联撤走专家,中断提供资料,欲使中国的国防工业胎死腹中。对此他们十分愤慨。回到上海后,市委任命萧卡兼任市委副主任,负责新成立的新技术办公室,调集一批专家建立设计室,开始了导弹研制的征程。

萧卡深感肩头的担子沉重。好在东风不断吹来,一是经周总理签署,中央批准了上海的研制计划;二是在南汇老港海边沙滩,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成功升天,毛泽东都看了实物复制品。火箭是导弹发射的动力,关系太密切了!当然困难也很大,除了技术难度外,还有“大跃进”造成的经济困境,科研经费拮据。面对现实,研制者实事求是地调整了计划,将几类导弹同时推进的方案,调整为先攻克“地对空”一种导弹。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批准了新方案。1961年的“八一”建军节,市委调集一批精兵强将,成立了上海市机电二局。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刘述周到会讲话,他传达了一句名言:“当了裤子,也要把导弹搞上去!”萧卡又荣幸地出任机电二局首任局长。

当年上海的导弹基地,选址在松江一片叫做横潦泾的荒原上,三面环水,只有一条小路进出。萧卡等陪市委领导陈丕显亲自去勘察拍板。起步之艰难,一言难尽。工程在土建中,设计就在帐篷里进行。由于国家经济困难,经费时断时续。最窘迫时,萧卡手上一分钱都没有。他去找分管副市长也没用,又一同去找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,三个人拨算盘一笔账一笔账地轧,总算挤出200万元给他。柯庆施还答应给军委贺龙元帅打电话,请求支援500万元。那年春节,这个新组建的局连工资都发不出,是曹秋秋副市长批给60万元才解决的。因粮食、副食品供应紧张,筹建人员连饭也吃不饱,过年时工地食堂没有肉,萧卡亲自去找分管的副市长,结果也没辙,只能吃

青菜。但当年参加建设的人员都不叫苦,憋着一股劲要把工程拿下来。萧卡亲眼看到许多动人的情景,真是既感动又心疼。

导弹研制的技术要求极高,往往精确到微米、微米。有一个头发丝的故事流传很广,说是工程中有一根细丝,原先苏联是用俄罗斯姑娘的头发,但中国汉族姑娘的头发偏硬又脆,达不到指标要求,经过反复研究,决定用维吾尔族姑娘的头发。

由于导弹研制的技术要求高,时间又很紧迫,为此萧卡提出了一个可能犯大忌的请求。当时,按照“八字方针”进行经济调整,许多老技工被精简回乡。可是,导弹研制急需技工,萧卡向分管市领导要求调回那些已经回乡的技工。那位领导很紧张,说这是违背中央精神的。萧卡又去找柯庆施,柯庆施以华东局的名义批准了萧卡的请求。于是,萧卡派一位副局长前往江苏、浙江、江西,调回了600名4级以上技工,400人到总装厂,200人到配套厂。这些能工巧匠为中国导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。1964年初的一次市委会议上,萧卡正在汇报上年聂荣臻元帅派人来上海落实导弹研制进度的情况,柯庆施十分严肃地地下了一道命令:“萧卡,导弹必须在今冬试制出来,12月31日12时前不出来,我找你算账!”虽然进度已有安排,但萧卡仍感觉压力巨大。他当即提出几项请求,柯庆施当场答复批准。当晚回到局里,萧卡立即层层动员,整个项目包括基建,都如箭在弦上。

然而就在这个关口,偏偏出了意想不到的纰漏。当年10月的一天,萧卡正在总装厂出席会议,突然,焊接车间主任冲进会议室,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报告,一名技术非常高的焊工,在滚焊铝镁合金的导弹三舱时,由于太紧张,加上焊接设备温度调节不稳定,一不留心竟将舱体烧穿了。

《“导弹之叔”萧卡风云历程》(3)见本报明天C15版

苏州河,黎明来敲门

王唯铭



不仅有大英自来火房,还有电话、电灯与自来水;次子荣德生,荣熙泰对其抱着更大一份希望,私下里想着他进士及第,为荣家耀祖光宗,因此,学习上,荣熙泰狠狠推了荣德生一大把。

荣氏的老家在无锡荣巷,位于今日无锡市西郊,一个有点混沌而模糊的说法是:“其祖先种植稻桑,以忠厚传家,于明代正统初年从金陵迁来,形成上荣、中荣、下荣三个自然村,直到民国初年才正式建镇。”

就不说荣氏家族的鼻祖了,它可以推演到春秋战国时期,说来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。比较靠谱的还是荣锡畴。社会地位相当一般,当年是一个往来于上海与无锡两地的贩运商人。

荣锡畴生有一儿,大名叫荣熙泰。荣熙泰很早到上海拜师学艺,在19世纪中期的上海底层社会中摸爬滚打,但为后来两个儿子在上海滩一时无二的地位、局面打下了最初的基础,他的上海之行,有点传奇。1860年早春,十分顽皮的荣熙泰因生性好动,一不留神躲进定期开往上海的小船,又在小船中蒙头睡去,一觉醒来,已顺水推舟地来到上海。看着这有点成形的花花世界,荣熙泰不想回去了,他给父亲捎了一个口信,无奈之下,老荣不得不托人给11岁小熙泰在一个铁铺里找了份工作,当然,应该不会是方举赞的发昌铁铺。

但也因了这次将错就错的出走,却十分侥幸地保全了荣氏的那点血脉。正是那年,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,带领兵马,杀气腾腾地一举占领无锡,自然也占领了荣巷。无法无天的长毛将荣家尽数杀光,老荣也在这次血腥的杀戮中一命呜呼,荣巷青砖黛瓦尽数坍塌,断壁残垣里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上海打铁铺中的那个独苗。

十个春秋一晃而过。从上海打铁铺回到无锡老家的荣熙泰娶了石巷石氏为妻,1873年,长子荣宗敬出生,两年后,次子荣德生也来到人间。因了家境贫寒,荣熙泰对膝下两子作了如下安排:长子是要多吃点苦头,读上一点私塾后,14岁那年,离开学堂,坐小船来到上海南市区的一家铁铺厂,在那里当起学徒。毫无疑问,荣熙泰将荣宗敬的人生路线设计得与自己有些相像,时年1886年,租界上海

不过,人间之事就是如此奇怪,荣熙泰的想法不等于荣德生的目标,他想要以早出外谋生的哥哥为榜样,要为贫寒的家庭分担忧患。不久,15岁的荣德生果然也乘着小木船从无锡一路摇进大上海,又在兄长引荐下,进入通顺钱庄做个学徒,起步档子似乎比兄长的打铁营生高了一点。

此时荣宗敬,也已告别了当初的铁锚铺子,在南市鸿升码头里街森泰馨汇划字号当一名收解,负责承揽生意、联系客户,他有这样的直觉:无论怎样,这钱庄,尽管每日进进出出的钱票与他毫无关系,但未来呢?谁知道有没有关系?

若干年后,更正确点说是1896年,也是在鸿升码头,有一家叫广生钱庄的欣欣然开设,钱庄大股东便是荣熙泰和他的两个儿子。好景不长,荣熙泰早早病逝,广生钱庄本是小本经营,获利不多,几个合伙人早就信心不足,趁荣熙泰去世之际便撤股退出钱庄,现在,钱庄由荣家初出茅庐的两兄弟来经营,不过,数年来,倒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。

正当钱庄生意开始蓬勃起来,一日,荣德生突发奇想,接着,与兄长立马告别,独自一人南下广东。在广东,荣德生呆了一年,那块土地上的人与事,都给他这个无锡后生以强烈启发,而尤其重大的一个发现是:在林林总总的西方舶来品中,面粉有它独到之处,盖因晚清年间,兵荒马乱,人人随时准备着背井离乡逃难为上,面粉可以做成干粮,十二分地适合乱世人生,也因此它的销路在广东一地是出奇的好。细细盘点国内面粉厂,也就天津、芜湖、上海再加上上海英商这四家,我们可以去做这个面粉生意啊,兴许还能将生意做大哩!

荣德生在广东看出了面粉行业的那点头脑,回到无锡,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还在钱庄中打理的荣宗敬,荣宗敬听后一声“好啊”的猛喝,两兄弟想到了一起,这才叫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16.他已经完全相信

里根的斯拉夫口音不像是装出来的,就像是在东欧土生土长的人讲的英语,夹带着一种自然的嘶声。

“你为什么反对把秘密说出来?”朱迪问。“谁会相信?”他说,手紧紧地握着,“他们只会说我们疯了,根本没什么好处。”“或许能让你免于牢狱之灾!”施韦卡特说。“可能吗?”

里根忿忿地说,“我又不是傻瓜,施韦卡特先生,警方已经掌握了抢劫的证据。我承认大学附近的3起抢劫案是我干的,但其他的事不是我干的。他们瞎说,我不是强奸犯。我会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抢劫,但如果我被关进监狱,我就杀了那几个小孩,用安乐死的方式。监狱这鬼地方不适合小孩待。”“但是,如果你杀了……那些小孩……也就是说,你自己不是也会死吗?”朱迪问道。“不会的!”里根说道,“我们是不同的人。”

施韦卡特不耐烦地用手指理了一下头发,“听着,比利或是其他人上星期用头去撞墙壁,不也是在伤害你的头吗?”里根摸摸额头:“是的,但是我不痛。”“那难道感觉疼痛?”朱迪问道。“戴维是承受所有伤害的人,他有特别的耐力。”

施韦卡特从椅子上站起来,踱着步子,但当他看到里根,又紧张地坐了回去。“戴维是唯一试着用头撞墙的人吗?”施韦卡特问道。里根使劲地摇了摇头:“那是比利。”“是吗?”施韦卡特说,“我以为比利一直都睡着呢!”“没错,但那天是他的生日。小克丽丝汀为他画了一张生日卡,她要过生日卡送给他,所以阿瑟就允许比利在他生日那天出现。当时我反对这个主意,我是守护者,我有责任保护他。阿瑟可能比我聪明,但他也是人,会犯错误的。”

“比利醒来之后发生了什么?”施韦卡特问。“他看看四周,发现自己被关在牢里,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,于是就撞墙。”

朱迪退却了。“你看,比利并不知道我们的事,”里根说道,“他已经患了——你们是怎么说的?——记忆丧失症,先按你们的说法吧!他上学的时候失落了很多时间,他爬到屋顶上要往下跳,

幸好我及时制止了他。从那天起,阿瑟和我为了保护他,就让他一直沉睡。”

“那是多久以前的事?”朱迪问。“他16岁生日的时候,我记得当时是因为他父亲让他生日那天干活,所以他心情非常不好。”“我的天啊!”施韦卡特说,“睡了7年之久?”“他还在睡呢!他只清醒了几分钟,让他出现就是个错误。”“那么,一直是由谁来代替他?”

施韦卡特问,“谁代替他工作、代替他和别人交谈?到目前为止,据我们所知,还没人解释过有关英国以及俄罗斯口音的事。”

“不是俄罗斯,施韦卡特先生,是南斯拉夫。”“对不起!”“没关系,只要记录正确就好。多半是由亚伦和汤姆负责回答问题。”

“他们就这样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?”朱迪问。“是这样,不同的环境里由我和阿瑟决定由谁出现,要看情况。在监狱里由我做主,决定谁出现、谁回来,因为监狱是个危险的地方。我是他们的守护者,因此有决定权和指挥权。在没有安全顾虑或需要做理智的逻辑判断时,就由阿瑟负责指挥。”

“现在是由谁控制?”施韦卡特问道,他知道自己的立场已不再中立,好奇心已经使自己完全融入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境中。里根耸了耸肩,看看四周。“这儿是监狱!”

门被突然推开,里根像猫一样猛地跳了起来,处于警戒状态,双手摆出空手道的姿势。当他使用只是另一位律师进来查看是否有人在使用房间时,便坐回到椅子上。

施韦卡特起初只准备用15分钟或30分钟的时间和当事人谈谈,以为自己可以揭穿这家伙的骗局,没想到最后竟然在这里待了5个小时。此时,他已经完全相信比利具有多重人格。当他与朱迪在寒冷的夜晚走出监狱时,突然闪出前往英国或南斯拉夫去看阿瑟和里根经历的念头。虽然他并不相信什么转世或者魔鬼附身,但走在寒风中的他现在已确信在会客室里见到了不同的人。

他望了一眼蹒跚走在身旁的朱迪。“好吧,”他说,“我的确相当震惊,我完全相信了。我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告诉妻子为什么回家吃饭又晚了,但我们怎么才能说服检察官和法官呢?”

二十四个比利

【美】丹尼尔·凯斯

